

朱恒璧传

王士良 顾学箕 主编

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

朱 恒 璧 传

王士良 顾学箕 主编

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朱恒璧传 / 王士良，顾学箕主编. —上海：上海科学
技术出版社，2000.9
ISBN 7-5323-5534-9

I . 朱... II . ①王... ②顾... III . 朱恒璧 - 传记
IV . K82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0）第41257号

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上海瑞金二路450号 邮政编码200020）

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

2000年9月第1版 2000年9月第1次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5.5 插页 4 字数 102 000

印数 1—3 000 定价：15.00 元

本书如有缺页、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，

请向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

朱恒璧（1890~1987）
摄于51岁，1940年抗日战争时期



同舟共济

1932~1933年间颜福庆、朱恒璧（左）
摄于上海浦东高桥黄浦江船上

（沙印江提供）



朱恒璧 75岁
1964年摄于杭州



朱恒璧 93岁
1982年2月摄于杭州室内



1980年6月朱恒璧91岁，在杭州寓所前
与上医大沙印江合影



1961年朱恒璧72岁，在杭州家门前与家人合影（朱
师母 徐仁淑63岁、子 朱天申32岁、外孙女 于玲2岁）



昆明白龙潭上海医学院临时学生宿舍
(马龙瑞提供)



重庆歌乐山上海医学院临时校舍大门



1938年国立上海医学院组织抗日流动手术队在南昌留影

后排：叶兴杰 吴学愚 靳宝善 肖文炳 左景鉴
唐家琛 王 珏 崔之义 林春业 马安权
前排：冯子玖 张治道 章祖庆 苏克明 吴元章
邵幼善 傅藻芹 殷绥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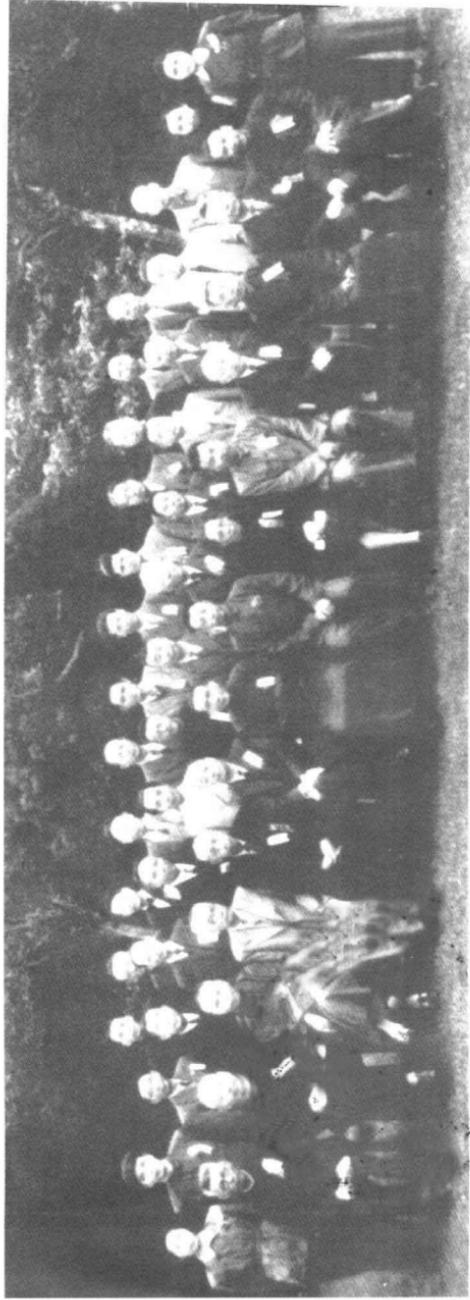
(张治道提供)

國立上海醫學院季刊

第二卷 第一期

英一千九百三十八年四月

国立上海医学院季刊



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在上海召开了卫生部药典问题座谈会

后排(自左向右): 魏鉴明 袁开基 梁树权 张昌绍 甯兴翰 汪殿华 姜达肅 顾学裘 童 村
徐佐夏 王殿翔 赵上寿 伍裕万 汤腾汉 张和岑 黄鸣驹 叶三多 表 鑒 周梦白
袁士诚 吴木兰 管光地 王绍鼎 程慕颐 顏守民 杨树勋 陈希达 潘熙婉 戴翠辰
余德孙 张鹏翀 朱恒璧 汪金张 於道望 余云岫 赵石民 官乃泉 陈翠贞
孟目的 沈克非 宋悟生 张辅忠 陈 璞

序

两年前,在上海医科大学建校 70 周年庆祝活动的时候,海内外校友都深切感到,学校艰苦创业,顽强奋斗,为我国培育了大批精英人才,这中间凝聚着老一辈医学教育家和医学专家的毕生心血,积累了丰富的治学经验。大家期望及早编写《校史》和《名人传记》,以总结过去、展望未来,纪念先辈、启示后人。

朱恒璧教授是我国杰出的医学教育家,也是我校创始人之一。他是第一任院长颜福庆教授的得力助手,曾担任教务主任和药理学教授,以后他接任代理院长和第二任院长之职达十多年之久。在国民党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极端艰苦条件下,他俩精诚合作,呕心沥血,抱着“为人群服务”,“为人群灭除病苦”的宗旨,艰苦创业,矢志不移,取得了辉煌业绩。特别当上海沦为“孤岛”后,朱老不愿在日寇铁蹄下苟安,毅然率领师生长途跋涉,辗转到重庆歌乐山,历尽艰苦,继续培育人才,这种爱国荣校的精神更应发扬光大。两年前,我们为庆祝上医建校 70 周年,编写了一本校史;现在,王士良、顾学箕、沙印江等老同志撰写朱恒璧传记,更加充实了《校史》的内容。

王士良同志是本校 1942 届校友,中共地下党员,原

为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员，离休后迁来上海。顾学箕同志是本校 1938 届校友，原上医疗卫生系副主任，劳动卫生学教研室主任、教授。沙印江同志是 1933 年进上医的老职员，长期在教务行政部门工作。他们经受上医初创时期的坎坷经历，现都已离退休一二十年。他们接受老校友戴天右教授的创议，怀着极大热情，不分寒暑、不计名利、不畏辛劳、通力合作、到处奔波，广泛收集材料，认真考核证实，反复修改稿件，历时四载，终于完成了这本内容翔实的传记。他们在耄耋之年，为学校的精神文明建设，增添了重要一笔，谨代表全校师生，对他们的辛勤劳动致以崇高的谢意和敬意。

谨向上医师生和校友，以及广大读者推荐这本传记，以激励上医人继承和发扬学校优良的传统精神，齐心协力，艰苦奋斗，为培养医药卫生人才，为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现代化作出贡献。让广大读者铭记我国医学教育先辈的英名，继往开来，迎接新世纪的挑战，开拓创新，再创辉煌。

1999 年 8 月 4 日

前　　言

1997年是母校上海医科大学(简称上医)建校70周年,在庆祝她为我国医药卫生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并第一批进入“211工程”之际,上医人总要想起她的过去。1942届校友王士良(后名黄志尚)在戴天右、顾学箕、沙印江等校友的帮助下,博采广集、数易其稿,详细地记述当年院领导朱恒璧教授的事迹、母校的发展过程。我有幸先读,也引起不少回忆和感想,并应嘱试写前言。

上医最初建校于上海吴淞。当时我国有名的医学院有北京协和及湖南湘雅,上医是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医学院,先收第一、二届学生,我是第二届。建院之初,药理学家朱恒璧教授就随同创办人颜福庆院长到校任教务主任。他教我们药理学,严格要求,认真批改作业。他俩精诚合作、艰苦创业,不到十年就把上医办得生气勃勃,连续几年,均有毕业生考取中英庚款去英国学习,蜚声海内外,成为我国医学院校后起之秀。

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我国进行军事侵略,对母校打击是沉重的。1932年“一·二八”淞沪战争中,吴淞校舍毁于日寇炮火;1937年“八·一三”战争,新建枫林桥校舍又沦于日寇。1939年负责校长职务的朱恒璧预感到抗战会是长期持久的,毅然把学校内迁,先迁昆明白龙潭,

再迁重庆歌乐山。当时的生活、教学工作条件都很差，我身历其境，深有体会。但国难当头，在爱国思想鼓舞下，朱恒璧和众多师生一起，艰苦共尝，磨砺有加，至抗战胜利，复员回沪，再一切从头做起，直到解放。那几年间培养的大批学生，许多在教学、医疗、科研单位起着重要作用。这种跌倒再爬起，破坏又重建、再发展的事业精神，值得大书特书，朱老的功绩与上医共存。

回顾这些往事，目的并不在于宣扬朱老个人，我想主要有几点：一是说明 70 年来上医为我国医药事业作出哪些贡献，有哪些可取长补短之处；二是说明要办好一所大学，校长应是学术上有成就和有事业心的专家，能公正廉明、以身作则、知人善任带动一班人的“亲民之官”，这是个重要条件。他还注意聘请知名教师做学术带头人，选留优秀毕业生做接班人，这也是他事业成功的另一个原因。

作为上医老校友，我衷心希望这传记能让母校同道和后来校友知道过去、珍惜荣誉、再接再厉、发扬优良传统，在挑战和竞争激烈的未来岁月中，更上一层楼，从而以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科教兴国的号召。是否有当，请批评。

钱 惠

1997年4月于重庆医科大学

代前言：纪念朱恒璧教授逝世 10 周年

朱恒璧教授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的药理学家、医学教育家。他为我国医药科技事业，尤其是医学教育的发展和进步，贡献毕生精力，创造了不可磨灭的功绩。

人贵在有理想、有追求，更贵在为实现理想和追求而不屈不挠、不知疲倦地奋斗。朱老一生是坚持不懈地为我国医药事业进步奋斗的一生。年轻时，为当一名“良医”，切实提高自己的诊断和治疗水平，他以出色的工作表现先后两次争取到美国进修病理学和药理学。中年时，他与颜福庆一起创办国立上海医学院（现上海医科大学），先后任教务主任、代理院长、院长。在那黑暗腐败、矛盾极其尖锐复杂的艰难条件下，他呕心沥血，苦心经营，使上医不断发展、提高，成为国内一流的高等学府，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医药学界顶尖人才。老年时，他身为浙江医科大学药理学教授，潜心钻研现代药理学的最新进展，尤其关注定量药理学的兴起。他以 70 高龄开始温习高等数学，探讨数学方法在药理学及医学上的应用，并发表《高等数学在医学上应用的我见》、《药理学中量的问题》等长篇论文，震惊了我国医药学界。尽管在十年动乱中，他受到残酷斗争、无情打击，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更加精神焕发，老当益壮，以最大的热情帮助和指导中青年教师

和科技人员攀登科技高峰。他以 90 高龄在浙江省医学药学会年会上宣读亲笔撰写的《怎样向现代药理学进军》论文。同时,为了帮助中青年药学工作者尽快掌握核磁共振、X 线衍射等技术,他不辞辛苦,夜以继日地用不断颤抖的手,编写了几万字的讲义,字字句句浸透着对我国现代化事业的赤胆忠心!

朱恒璧 1916 年从中国哈佛医学校毕业,直到 1987 年逝世,为我国的医药事业整整奋斗了 71 个春秋! 他那赤诚的爱国心,执着的使命感,不倦的奋斗精神,高瞻远瞩,甘为人梯的长者风范,永远值得我们学习。我有幸根据组织的安排,先后两次执笔为朱老写传,表达我对朱老的敬意。但因条件和水平所限,对这两篇小传总感欠缺。朱老似一座巍峨大山,我写的只是轮廓和部分侧面,深度和广度都不足。值此朱老仙逝 10 周年之际,看到王士良先生所写的这本传记比我写的更全面、更丰富、更深厚,甚感欣慰。因此,我郑重向读者推荐。

周 怀 梧

浙江医科大学药理学教授

1997 年 11 月

内 容 提 要

朱恒璧是我国杰出的医学教育家、药理学家。上海医科大学(原国立上海医学院)创始人之一。曾担任上医教务主任和药理学教授,后又接任代理院长和第二任院长长达十余年之久。本传记用翔实的史料记叙朱老为医学教育事业奋斗一生的历程,特别是抗战期间率领师生长途辗转到重庆歌乐山,历尽艰苦继续培养医药人才。上医有今天的辉煌成就与朱老“为人群服务”、“为人群灭除病苦”的办学宗旨、艰苦创业、矢志不移的精神是分不开的。朱老功不可没。本书不少史料是鲜为人知的,是本难得的传记和爱国主义教育资料。